

从要饭小妹到影后 惠英红的故事拍成电影 票房能过10亿

4月9日晚,第36届香港金像奖落下帷幕,摘得影后桂冠的是香港人称“红姐”的惠英红,这是她第三次获得金像奖影后。

所谓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,不过如此。用“女儿红”来形容惠英红颇为恰当。女儿红贵在丰富有层次,而惠英红的故事,也贵在甜、酸、苦、辛、鲜、涩的传奇。

第1味“酸” 流放的公主,也还是公主

祖上是山东名门望族,但她出生时,赶上家族被清算,父亲领着成群妻妾偷渡至香港。谁知,刚到香港又被骗光家财,全家一夜之间贫穷如洗。为了讨生活,她三岁起就跟着母亲在码头向美国大兵兜售口香糖。

12岁,惠英红因不愿再被人叫着“要饭的”,于是不再去红灯区叫卖了。当时能迅速赚钱的一个途径就是当明星。惠英红看到夜总会舞女的招聘启事,立刻报名了。舞蹈学了九个月就去了美国、丹麦、澳洲表演,很快当上领舞,一跳就是两年多。

直到有一天,被大导演张彻看中,邀请她去拍戏。第一部戏是在邵氏出品的金庸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出演女二号穆念慈的角色。

第2味“辛” 女演员出头靠枕头,她靠拳头

惠英红刚入行时,正是香港武侠片盛行的年代。

能打的男演员遍地都是,而女演员却少之又少。

早期拍戏都是真打,银幕上风光无限,银幕下可能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女演员因为太痛放弃了,只有惠英红愿意坚持。为此惠英红吃尽了正常人无法想象的苦。

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连续被打,有一场戏打到一半,她跑出去吐,吐完回来再打,大概打到40多拳。

光辉的80年代,女演员要出头,不拍拳头便要拍枕头。

而惠英红拒绝了送上门来的枕头,坚守在拳头的阵地。这股吃苦不服输的拼劲儿,为她赢得了相应的尊重和影坛地位,一代功夫片大师刘家良收她为徒,亲自传授武术,请她做电影御用女主角;香港武侠电影名导张彻收她做干女儿。

第3味“甜” 金像奖后,她是香港最红的打女

1982年,惠英红迎来了事业第一个转折点,金像影后。

那一年,金像奖1岁,只是电影圈小规模的活动,程序简单,还没什么影响力;惠英红21岁,不知道金像奖意味着什么,上了台甚至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“第一次金像奖后,你说我是不是全香港最红的呢?我敢说是,当时我的每一部戏都是全香港最卖钱的。”

“打女”角色的兴起,直接影响了90年代杨紫琼、杨丽菁等人的走红。

其次是生活上,拿奖前,她的片酬还是以每月500元计算,后来邵氏给她涨薪,从500涨到5万,从那时开始,惠英红开始买楼,全家过上了不再拮据的生活。



第4味“苦” 转型无路,抑郁自杀

上世纪90年代,功夫片势头走低,爱情片、文艺片崛起,惠英红意识到了戏路过窄的问题。

人气下滑,加上伤病困扰,惠英红不再享受当“女侠”的荣耀。

不到10年时间,从一线打星跌到万年女配,找来的角色不是阿姨,就是妈妈……惠英红又放不下架子求别人,最终推掉了所有的片约,消失了。

离开娱乐圈后,她患上了抑郁症,一度吃安眠药自杀。幸好妈妈和妹妹及时发现,把她抢救了回来。

经历过生死的人,总能拥有更为豁达的人生观。

惠英红醒来之后想通了:“我有钱有房子,什么都没有,就是没有地位了嘛,我争取啊!”

她开始放下架子,给老朋友打电话,争取拍戏的机会。

第5味“鲜” 重返银幕,二度问鼎金像

2002年,许鞍华筹拍《幽灵人间》,其中一个母亲的角色找到了惠英红。惠英红二话没说答应下来,“我那么红的时候她没找我,现在她来找我了,世事难料。”

尽管只是鬼片的一个小角色,但这部电影让惠英红重返银幕,也将她的事业一分为二,开启了文艺片之路,在影片中饰演了很多的小角色。

2009年惠英红等了7年,等来了《心魔》,她在片中饰演一个对儿子占有欲极强的单亲妈妈,导演将剧本交到她手中时,说了句角色很难。

惠英红一看:“有什么困难?角色有精神病?没问题,我自己病了很多年。”

2010年,《心魔》让惠英红二度问鼎金像奖影后。

第6味“涩” 红颜弹指老,依然刹那芳华

如今,惠英红接片全然遵从内心,演好戏是她不变的标准。

至于爱情,她还在充满向往的等待。

惠英红出道以来绯闻甚少,出道40余年,她承认过两任男友,一位是早年交往的圈外男友。另一位是黄子扬,交往两年,又不得善终。

有人为她至今未婚感到惋惜,殊不知子然一身的惠英红活得有多好。惠英红说,“经历了20岁的风华正茂,30岁的落魄流离,50岁的我仍能再获成功,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,60岁的自己,作为女人,我有自信,可以优雅的老去。每个人,都是一个传奇。”

来源:IF



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
看E报。

